

183  
2  
194

海防臆測  
乾

050874-001-6

183-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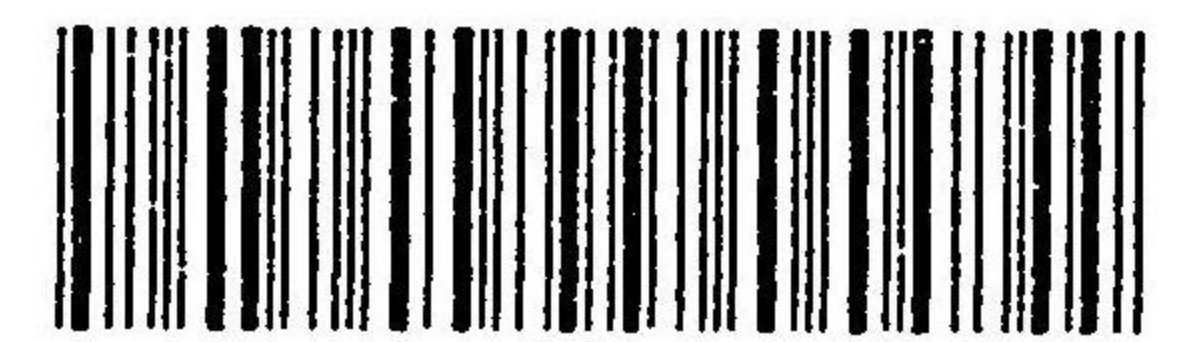
海防臆測

古賀 侗庵(燈) / 著

乾

M13

BFA-0026



海防臆測 乾

185  
2  
194

東 京 獨 立 書 館

二册	五 四 號	五 一 架	二 八 九 函	兵 法 類	和 書 門
----	-------------	-------------	------------------	-------------	-------------

35.5.11

東書

明

高監

見  
測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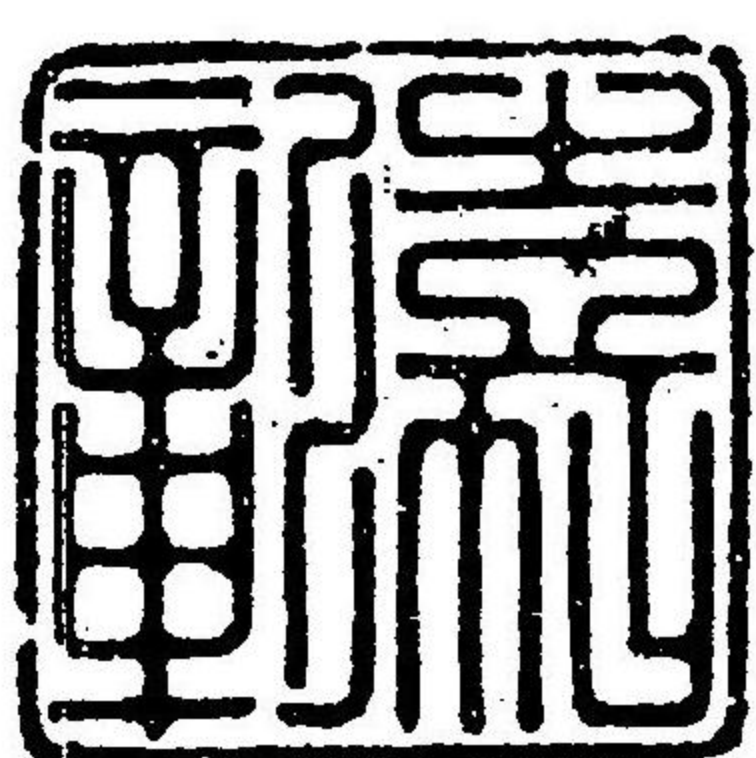
東  
不  
書  
印

明  
珍

尚  
益

菴 裁

嘉彥親王題



御有志士也回又介差嘗  
刻海防經略而一見  
齊一主所從多生人意  
表出當是時甚令酷密  
官以為獨是殊命毀

其做沒入其畫今集  
字陰每事丁生音皆  
殆吁有阜一見也世去  
不能用焉又使人不  
得之書可謂已也言路

洞開是測子以再刻  
之予者有老之生悔  
積之之也

唐元貞年三月

山縣有兩峯



今人必欲知其  
事人必欲知其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明倫彙編

家範典



故侗庵先生之博覽強記。世之所知也。其著述百二十一種。四百一卷。多出于憂國之餘矣。昔漢文愛賢好言。恭儉撫民。而賈誼猶且痛哭大息焉。先生當縣府極盛之日。指撻時弊。論內憂外患。將至之兆。其言剴切。有過賈誼者。聞者愕然。今而觀之。皆如其言。若使先生身當路。制度之更張。必不待今日也。若使先生今尚在。其所論列。豈止于此乎。夫善見幾者。言必觸忌諱。以

漢文之賢。不能用賈誼。先生之不得志。復何怪焉。海防臆測二卷。天保九年所撰。實在四十餘年之前。在先生蓋緒餘耳。然其先見卓識。亦可以窺也。先人嘗從先生而學焉。誠實亦遊乎謹堂先生之門。因請付印刷。表其一斑云。

明治十三年三月 日州日高誠實謹識

海防臆測目次

卷之上

第一

論本邦地形狹長。環海以立國。疆寇在  
邇。國勢雖至盛。而海防宜如捍流矢。拯  
然眉之急。

第二

論國於洋中而無防海之備。猶鳥而無  
翼。獸而無蹄。

第三

論我船艦狹小。若與泰西人遇於海中。智勇兩無所施。當圖改造。

第四

論水軍彼所長。陸師我所長。當用我長以敵彼短。然有時不得不用水戰。故舟師當講。墨是可事。可爲殷鑑。

第五

論改造船艦以修海防。貴及其早。不可如病入骨髓而後委制扁鵲。

第六

論欲更造戰艦。當命蘭賈使盡所長。費用不貲。要徐々改製。爲可。

第七

論俄羅斯大艦成。國主親檢視。本邦國體不同。猶當命大臣覈察。又當令士知炮非賤伎。

第八

論統艦既具。試之江海。又當復寬永而前制。往天竺安南等地方。以驗於實用。

第九

論曩日固嘗鑿元大軍。然元雖疆而不  
諳水戰。故易制。泰西熟於舟師。不與元  
同。不可執一。

第十

論俄羅斯果懷不良之心。北陸最可慮。  
多築堡寨。嚴備慎守。庶幾免乎外侮。

第十一

論本邦峙於海中。所轄島嶼星羅。失一  
輒生患。極可憂慮。

第十二

論諸厄利亞國不大。又地寒凍少戶口。  
而兵力之強不可當。特以精於船銃故  
也。可以爲法。

第十三

論都兒格字內強國。而近代與俄羅斯  
鏖。頗不競。喪地不尠。蓋以其未能究火  
器之用也。洵爲我炯誠。

第十四

論寬永而前往安南臺灣等互市。後厲  
禁之。船制竟亡。若欲改造。當取法泰西。

不可裁復慶元舊制而已。

第十五

論祖宗狹小船制。禁往外國。今改造巨艦。似戾祖制。然用資扞國禦敵之備。則祖宗之靈。必欣慰。猶明祖絕日本而後來厚待日本然。

第十六

論泰西有播祿教以取國者。有竭攻擊之力而滅敵者。近代諸國智思周匝。不可以教誘。故專藉兵力。徒知拒邪教而

不知遏兵力。蔽甚。

第十七

論豐太閤兵威之疆。不用之朝鮮。而吞併海南諸國。又畧有東察加。可以雄視五大洲。惜失此好機會。今則惟有嚴備自守。不致敵侵擾耳。

第十八

論本邦不蚤取東察加。爲俄羅斯所先。清不乘雅克薩之捷。直攘地極北海。而西面立分界碑。胥失防邊之宜。

第十九

論泰西吞噬昉於伊須把尼亞波爾杜瓦爾。非本於彼教也。吾孔聖固有尙武之教。而學者不能紹述。流爲軟弱。可惜也。須合孔聖之訓本邦武道爲一。方是盡善。

第二十

論本邦從無海寇。故築城往々瀕海。又敵樓譙門之屬過多。適資火攻。當漸次改造。

第二十一

論本邦上自卿相。下至賤吏。絕不諳外國情形。故議論動失真。注措必不免乖刺。

第二十二

論國君之譽莫大於驕。孛露墨是可。恃盛強而不防武備以底亡。支那驕實爲大疵。本邦似爲其所汙染。

第二十三

論蘭學者推崇泰西大過。兵家者流賤

抑泰西已甚。鈞失其當。須審敵情而嚴守備。不少萌畏怯之心。斯可矣。

第二十四

論濱田兄弟劫和蘭頭目。島原侯慶伊須把尼亞船。威風赫灼千載。今講明水戰。固爲要務。而更振作士氣。使如寬永而前。尤爲之基本。

第二十五

論今沿海之地。見虜帆過。遽爾惶駭。備已不及事。而先自弊。極爲失策。當武

備素修。虜至則靜以俟之。

第二十六

論室町之季。大道不甚明。故永祿之亂。世臣多叛主。寬永中民遵信祇教者無數。今日斷不然。然則拒邪教禦虜寇。自容有緩急。

第二十七

論本邦儀文頗傷細苛。鎮國之見。局於一隅故也。夫縹禮繁制。非治國所尙。今更有防虜一患。尤當力省百度以從事。



於武備。

第二十八

論今日國用窘乏之際。驟唱造大艦巨礮之說。人所怪駭。然克祛諸弊政。則自可改造。不革弊政。則雖不製艦銃。而窮匱自若。統艦扞國至要器。不可任其壞墮而致國危。

第二十九

論俄羅斯獲本邦人。輒加意愛養。就問我政俗。本邦異日禽俄羅斯人。亦當愛

撫贈給。使樂忘販。而審問虜風尙情偽。

第三十

論禦虜之道。有本有末。如改造艦銃。肄習水戰。國爲至要務。究當君臣同德。以美民風。勵士氣。饒國用。蘇息諸侯。斯爲得本。

卷之下

第三十一

論不洞悉戎虜情形。則注措必不中窺。當使要津貴臣。揭萬國全圖。最詳者於



坐側。所夕觀翫。亦足動悚畏之心。

第三十二

論深惡外夷。當詳論防禦之方。以自固。徒惡之而不舉之口。以致侵侮。無異於護疾忌醫。

第三十三

論泰西人能蠶食他邦。而不能有吞併於本洲。蓋豫知而設備。故不得逞伎倆。可知。

第三十四

論有侵削海南諸島之勢。然後可以免沿海鈔掠。使烈祖在位更久。必吞滅呂宋。渤泥等國。以壯兵威。

第三十五

論萬國莫強於韃。但虓勇有餘。而不能持久。清莫臥兒都兒格。所以今之強不逮古也。本邦風習稍坐斯失。當釐革。

第三十六

論太西俗重利輕義。蘭學者多犯斯病。今欲整理海防。勢不得不詢蘭學者。當

節取所長。不致以弊習施于政。

第三十七

論本邦待外國。過於畏慎。遇漂民如重囚。視夷船比賊艦。使彼目我以無道之邦。為失策。

第三十八

論清艦銃不甚精巧。而為外夷所畏服者。固以其盛大。亦緣其繞一面受海。本邦不可引以為比。

第三十九

論太西人歷選海國。擯本邦於第四。此非可恥。國之強弱。不在大小。本邦之盛。度越漢唐宋明。奚數海國。獨惜未盡經營之宜耳。

第四十

論滿清俄羅斯地過大。人口不實。而邊備稍周到可稱。若乃地居彼十一。戶口極其殷阜。而海防殊空疎。可恥之甚。

第四十一

論論者以為本邦環海。故無外患。不知

太西熟於水戰。環海益可畏。本邦所以無外患者。全由威武奮揚。當務修兵備。不可恃海爲固。

#### 第四十二

論平信長先吞近國。然後攻甲越。俄羅斯英機黎行事類此。今未極強大。正吾有爲之日。雖然本邦之盛。苟措畫合。宜彼無足畏。

#### 第四十三

論外國惟俄羅斯英機黎強大狡黠。最

可畏惡。

#### 第四十四

論論者或云。俄羅斯遷都于於烏都加。以侵逼我。勢不可抗。此爲謬見。而世多篤信者。

#### 第四十五

論待外夷不出乎逆推船艦。姑許互市之計。覺周密耳。

#### 第四十六

論吾於胡虜未諳其情。則欲以耀武威。

敵。而穢來。彼訕侮。不可不熟思審慮。

第四十七

論亞墨利加以浩浩一大洲。而爲太西所侵奪。人口頓衰減。可憐。亞細亞大聖人英雄之所生。而亦頗見削奪。更爲巨恥。

第四十八

論待虜徒猛厲不濟事。當明白曉告。令衆咸知虜可惡。不以貌遠。而心誠疾之。

第四十九

論本邦百王一姓。縣縣不易。猶萬鎰無瑕之玉。與五大洲諸大國。經逆臣悍藩外夷篡奪者。復然不作。保守之道。尤當加兢惕。以要無玷缺。

第五十

論太西屠滅新世界。酷虐之極。異日土豪蜂起。百戰力憊。必來請援。乘斯釁。電掃新世界。洵千載一會。而兵不素習。難以應變。可惜。

第五十一

論泰西入貢本邦者獨和蘭。固得因探訪外國動靜。而利害關乎己。則動吐誕妄。今更許一二國入貢。令迭相調察。不詐。尤爲要務。

第五十二

論和蘭入貢之久。衆信其忠赤。不知和蘭貪恠與泰西諸邦無異。特入貢之始。我威武綦盛。有以懾伏之。嗣後寢衰。不能生患耳。非忠誠可信也。

第五十三

論莫臥兒混壹五天竺。疆盛無比。而後來倏然削弱。病根全在不務海防水戰。以喪瀕海之地。實覆車之可鑑者。

第五十四

論清不能早吞併印度。任泰西人肆意侵削。存者無幾。異日泰西全有印度。出東西夾攻之策。清殆不可支。洵爲清之失計。

第五十五

論明太成二祖雖慘虐嗜殺。而克逐戎

虜<sub>二</sub>扞<sub>一</sub>中州。厥績極大。所以來<sub>二</sub>天眷祐<sub>一</sub>。唐明宋徽慈惠。不<sub>レ</sub>輕殺<sub>レ</sub>人。而<sub>レ</sub>不能<sub>レ</sub>庇<sub>二</sub>厥臣<sub>一</sub>。民<sub>二</sub>敗滅無<sub>レ</sub>足<sub>レ</sub>恠<sub>一</sub>。孛露墨是<sub>レ</sub>可<sub>レ</sub>等<sub>二</sub>國王<sub>一</sub>。罪與<sub>レ</sub>之<sub>レ</sub>鈞<sub>甲</sub>。

第五十六

論<sub>下</sub>本邦環海。虜艦所向可<sub>レ</sub>至。而北陸最可<sub>レ</sub>慮。俄羅斯東察加荒漠之地。漸致<sub>二</sub>蕃庶<sub>一</sub>可<sub>レ</sub>憂。而英機黎蠶食亞墨利加肥沃之壤。以逼<sub>レ</sub>我。其患更甚<sub>二</sub>於<sub>レ</sub>俄羅斯<sub>一</sub>。

海防臆測卷之上

侗庵古賀先生著

日高誠實校

其一

慶元之際。烈祖神武肇<sub>レ</sub>業。嗣後哲辟相承。至仁守<sub>レ</sub>成。河海晏清。二<sub>二</sub>百餘祀<sub>一</sub>于茲。昇平之縣久。百度不<sub>レ</sub>無<sub>二</sub>頹弛<sub>一</sub>之弊。要<sub>レ</sub>之武德文教之懿。湯武之開創。甲戌成康之守文。較<sub>レ</sub>之殆有<sub>レ</sub>愧色。猗嗟何其昌大也。乃目今天下之勢。智士有<sub>レ</sub>不得<sub>レ</sub>不<sub>レ</sub>慟哭<sub>二</sub>長大息<sub>一</sub>者。何。海防之闕畧是也。本邦雖稱<sub>二</sub>至盛綦強<sub>一</sub>之國。其地形則狹而長。實一巨島。蜿蜒于東洋中。四面皆瀕<sub>レ</sub>海。無海之州。不<sub>レ</sub>

過六七。果有海寇。欸然駕大艦而至。無處不中其毒。然則本邦海防之備。宜如捍流矢。拯然眉之急。而亡論蠢爾庸奴。彼智慮宏遠。號爲今代傑僇者。且漠置之膜外。而不顧省。予不知其何心也。

其二

鳥翔於天。故有翼以充翔之用。然翔不基其高。則或罹罟羅之禍。獸走於野。故有四蹄以供走之資。然走不極其遠。則必蒙撲穿之害。國於渺然洋中。而絕不修船艦炮銃海防之備。是鳥而無翼。獸而無蹄也。可乎。船艦旣已牢固。炮銃旣已精鍊。沿海警備。周匝靡

闕。然後海寇之至。良將可以勝。庸將亦或致敗。未能必其捷。若乃絕不修海防。而自以爲安。此古賢所謂說不得一句者也。

其三

夫兩軍相備。將勇者必捷。兩敵相持。將智者必成功。今古所以慎選智勇之將也。今以我舟師。遭虜於巨海中。彼視我如山壓卵。如壯夫敵稚子。摧碎破殄。惟意所欲爲。我仰彼如高峯喬嶽。屹不可嚮近。炮銃弓矢不能呈用。智無所施。勇無可効。彼如平宗盛。今川氏真之孱。我有源義家。義經楠正成之良。且未見其

有勝算。或驀然逃逸。以冀免脫。彼以輕舸急追。必爲所及。是百戰百衄之道也。且爾晏然。不圖改作之方。猶爲國有人乎。

其四

世咸云。大艦水戰。彼之所得。陸師力闢。我之所長。邦人悍鷙。重義輕生。尤熟於刀鎗。彼之來。不可逆之海上。以使逞所得。俟其上岸。然後電發鑿戰。可使立爲齏粉矣。虜奚足畏乎。此論不爲無理。然邦人之猛悍無敵。亦道二百年前俗。今日安瀾之久。士氣萎靡。未見其有大加於北虜也。且也虜之采入。奮然逆擊以

殲敵。固大善。然三軍之形。頃刻萬變。有不可執一論者。則勢必有不得不用水戰之日焉。彼亦自知陸戰非長。斷不肯輕上岸。或焚燬沿海民屋。或掠漕船。奪買舶。以惱我。不可知也。當爾時。將坐視其肆焚劫。貽無涯國辱。而瑟縮不敢出手乎。抑勢迫乎不容己。強拙水戰。舉無數士衆。以填滄海乎。墨是可在北亞墨利加。稱莫疆之夷。有精兵百餘萬。雖海畔立國。而自恃盛疆。絕不飭沿海備。伊斯把尼亞之圖之也。屢出舟師。攬擾其臨海之地。不肯平地決戰。或掠其東西。或劫其南北。待其國耗民憊。叛亂內訌。然後一舉滅



之。此實股鑑之灼灼者也。

其五

海國而與好海寇之屬對岸。船艦之不可不改造。水戰之不可不日閑習。固也。使聖者生于今。其於斯事。必應急於拯焚溺。解倒懸。異日海賊腐至。禍患已逼。則蠢茲庸夫。亦知竭力於海防。但恐其緩不及事耳。醫有和鶻之良。迨其疾尙在。曠理也。可以立收霍然之效。乃遲疑延稽。致病勢蔓延。內浸漬乎骨髓。雖委制於彼。將望色而走。竟何益哉。然則夫懷憂國之心。而處有爲之地者。其於防海之備。烏得不早從事乎。

其六

方今當務莫急於水戰。欲講水戰。非改作船艦如西洋之制。必不能效大用也。蘭書錄造船之制頗詳。邦人翻譯者不爲勉。猶慮其流以書御馬之失。請更命蘭買。參互考覈。使盡其所長。斯可免於逗漏。至於費用。則必應不貲。洞知其爲國家急務。不惜散財。然後可以就緒。雖然一時多造。國力豈能支。但徐々以漸而改製。其可也。太西諸國。以航海爲第一緊要。故每歲經費。惟船艦爲最大。所以舟楫之利冠于五大洲也。聞諸厄利亞千八百八年。造軍艦千八百八艘。其大

者至設大砲百二十口。而闔國船夫凡十八萬人。其盛可想。斯所以以太而中。又稱最倔彊也。邦人詎可溟滓然立其下風。而絕無大作耶。邇者聞東州一大侯命有司新造蘭製小艦。泛之池沼。以驗其可用與否。亦可謂有志之君也已。

其七

吾聞俄羅斯主嘗命造巨艦。既成。主親檢視。俄羅斯凡百易簡。故克如此。而其重船艦之情亦可想也。本邦與太西異俗殊尚。難一一倣倣。今果欲新造大艦。君上固不煩親臨。然不可漫委諸下吏群匠。當命大

臣覈察其堅監精簡。則天下咸知船艦爲國家重器。而務盡製造之方矣。又諸兵器中炮銃爲制敵之第一。而邦人概以爲賤士小卒之所事。列侯貴人不肯專力于此。亦屬拘泥之失。自今後當上自宰輔。下至士庶。同然務精之。則舉世自然競務研鍊。何患術之難工耶。

其八

船艦既成。銃砲既具。當命諸營督將隊長。數數講水戰於品海。務要進退操縱莫不如意。諸侯則使於其國中。河海肆習焉。可也。顧水軍變動叵測。必試之於

實事。然後始盡其妙。不可專靠品海練習也。當復寬  
永前舊制。遠往天竺暹羅安南等地方互市。苟巧其  
術。亦可以資富國。然吾所急。別自有在。不必汲汲於  
交易之利。務使吾船艦奔馳于絕海洪濤。虜船如織  
之際。而如從枕席上過。無少危艱。斯可以供異日緩  
急之用矣。斯爲善矣。

其九

鍊絃膠柱。尤爲注措之巨蠹。施於瑣瑣小事。尙未見  
其有大窒礙。防邊制虜之際。少有斯意。立致償敗。蓋  
戎虜情形日變。而月不同。而吾欲以數百歲前定勢

概之。幾何不至乎誤國殃民也。本邦孤懸於大洋中。  
四無隣並之國。其稍密邇者。獨漢韓耳。韓蕞茲小夷。  
無足言齒牙。漢則大矣。就中如元如清。盛強冠絕寰  
宇。然絕不諳練水戰。故不足甚懼。元嘗擱然來犯。大  
爲我師所摧敗。二十萬大軍。生還者僅々三人。自此  
漢人畏我如羊於虎。於焉舉世自矜。爲全無外患之  
邦。然此特就五百年前形勢立論。不悟方今事體迥  
乎別。何其拘也。輓近世泰西南取呂宋瓜哇滿刺加  
忽魯謨斯榜葛刺等國。東滅南北亞墨利加諸大邦。  
與我相距不甚邈。彼其戰艦。駕海乘風。轉瞬可至。又

其俗長於水戰。殊可畏。若乃俄羅斯。則盡併北韃止  
白里之地。取東察加。以漸侵畧蝦夷千島。抵宇留不。  
與我爲接境壤界之邦。駸々有剝膚之勢。即使如元  
清人拙於航海者居之。且可憂慮。是海寇之可懼。實  
未有甚於本邦者。乃欲以古昔高枕之日之心。制當  
今寢蛟藉虎之勢。奚其可也。嚴冬霜雪旣降。而欲締  
綌以禦之。朝霧散。旭日升。而猶俛々持燭而行。噫亦  
缺絃膠柱之尤者已。

其十

俄羅斯之疆熾。果懷不良之心。凡吾沿海之地皆可

憂虞。而莫危於北陸。彼敢悍然盜據我沿海北陸山  
陰西海之地。以我全盛之力。奚難於電掃。若乃蓄銳  
觀虛。侵擾蝦夷諸島。漸逼松前。防遏殊覺不易。蓋松  
前迤北。延袤五六百里。地旣曠莽。兵備單寡。加以無  
城堡可據守。胡來恐或如入無人之境。洵可憂也。必  
也自松前訖惠土呂不。中間築堡砦十餘。戍卒無關。  
船艦炮銃備設。然後可免於外侮。不然而以其未懼  
寇害也。晏然自謂處泰山之安。是古賢所謂以天幸  
爲常者已。吁亦危矣。

其十一

本邦爲一海國。故所轄島嶼。星羅於海中。而又類守  
兵單闕。船銃不備。虜或挾無厭之欲。輕師掩襲一二  
小島。果能保不失乎否也。彼已竊據小島。以逼我。若  
棄而不爭。則喪我屬邑。而漠然不卹。無以令乎下。果  
欲復之。則船舶未牢。水戰未諳。安得而奏捷。其或  
者一征不克。再征亦北。忿兵仍發。至師老財匱。而國  
爲之疲耗。或如秦政事胡。舉謫徒戍邊。兆庶疾苦。而  
陳吳之難作。隋欲滅高麗。傾海內衆。再渡遼。而區宇  
繹騷。群盜蜂午起。不可知。此事勢之極可憂慮者也。

其十二

諸厄利亞在歐邏巴西北海中。特眇乎一島耳。原分  
諸厄利亞喜百利亞思可齊亞三國。邇年諸厄利亞  
吞二國。寢強盛。然即混合三國。且小於本邦。又在北  
極出地五十餘度。寒洩凜慄。人物艱於蕃庶。而兵力  
之銳。所當無不摧碎。以漸吞噬五大洲。伊斯把尼亞  
波爾杜瓦爾所有之地。大半爲其所陷。和蘭占據之  
國。亦多見奪。聞近者克榜葛刺。又殆取印度三分之  
一。其勢赫濯。不可抗。國於兩間者。滿清之外。俄羅斯  
稱最盛。諸厄利亞幾與之抗。威風且出乎其上。無他  
船艦牢而炮銃精故也。船銃之裨乎海防。至此。邦人

安可拋之度外而泊然莫之問耶。

其十三

都兒格宇內至疆國也。其始起於亞細亞之那多里亞。眇乎一小夷。兵威日張。所吞滅八十國。遂入歐邏巴。滅尼勒西亞。殺其主而代之。降於近代。則屢挫於俄羅斯。蹙國不尠。小韃靼悉而葛旋熱阿而入亞等地。大都爲俄羅斯所奪。兵力迥不及乎曩時也。據西洋史。古者都兒格人一可敵西洋四。以其拳法之妙與刀劍之銛利也。今則西洋之一可抗都兒格之四。以其精究火器之用也。若所云則是參稽彼此而論。

今也太西兵一千。頓呈八千人之用。國之盛強爲何如也。都兒格與俄羅斯熱爾瑪尼亞等國。隣比力爭累百載。而不知取彼之長以自強。其不達時務之要甚矣。

其十四

寬承而前。本邦賈舶往天竺安南台灣等國互市。陵峽風濤數百千里而無患。爾時船艦製造之堅牢可想。嗣後官病不良之民乘斯船。輕往泰西所據海島。以學祕教也。嚴設之禁。破壞大船。令小。帆檣不得過一竿。使下之不堪。陵巨海。以遏絕病源。於是。不惟大艦

遭打壞。造船之制。亦佚而不傳。或曰。船制之變。不獨禁人趣祆教也。室町之季。群雄虎爭。區宇動勦。諸州連逃之輩。失其依皈。因航海。劫掠外國。以飽己欲。明韓及瓜哇安南呂宋暹羅諸國。咸蒙其毒。於是遣使來。懇請禁海寇。慶元撥亂。嘗一禁絕。寬永中天。艸穢賊之後。罪人放竄。流徙者無數。亦復頗抄掠海南。諸國苦之。再來請遏止。幕朝惻然哀之。遂禁人之海外。改船制。令狹陋。不可往外夷云。二說不同。要之。隳毀巨船。實發于不得已。而遂併失從來製船之法。可惜。雖然當時船艦。雖能抵外國。猶未爲甚完牢。在于今。欲資防海之大用。當取法泰西。製作極其堅緻。不可徒復慶元之舊制而已也。

其十五

祖宗定制。狹小船舶。令不可越海。赴外夷。今乃改使。牢且鉅。似與祖宗之旨參差。此臣子所以憚沮不敢也。然祖宗之意。在遏止人往海外。習邪教。固亦爲敷政之要。迄于今。則夷虜狼吞之心日熾。耽耽垂涎。其於海防之方。宜如塞漏舟之急。斯其猷爲與祖宗不同。而意則暗合。祖宗上願。在鞏鴻基。隆遺緒。今改造船舶。諳練水戰。海防無闕。以固我疆圉。實祖宗在天

之靈所爲欣慰也。在上者當明曉衆。以不得泥執祖制之故。然後從事焉。可也。明太祖折辱於我懷良親王。大怒。絕本邦不與通。誓之祖訓。然永樂以還。復與交通。嘉靖中本邦遭臣寇。明兵百戰百挫。向使與我邦玉帛來往。諳熟我情形。豈至如斯之狼狽哉。祗恨變祖制之未盡也。本邦之制。諸侯無子則國除。子又非十七歲而上。不得襲封。今則年雖至幼。冒稱十七。其人無子。許以他人子爲嗣。故諸侯無復以無子絕者。洵爲至仁之舉。明則直變祖制。本邦則陰革成法。夫物窮則變。變則通。制宗之制。果於人情事體有

窒阻。安得徑然墨守乎。顧今日改造船舶。當視万里怒濤如履坦途。使易易可到外國。而禁異教之法。則不可不嚴。但絕異教。邦人之所長。海寇之患。未嘗經意。而其禍尤可畏。故不得不舍彼而專論此也。

### 其十六

西洋之取人國。厥術匪一端。有扇祆教。致人崇信。然後唾手取之者。有逞船銃之巧。竭攻擊之力。多殺傷敵兵。而殄滅之者。有先惑以祆教。使衆心渙散不一。而後以兵勢芟夷者。爲祆教所誑而服降。及惑於祆教之餘。立被殲剝。皆其俗之怡疑。不判卓白者。泰西



是術。後來難復見效。故近歲大都誣敵罪。責敵負約。然後大興師徒。以薙彌之。今我邦於虜。知防異教誘民之害。而不知備銃砲舟艦力攻之禍。其蔽蒙甚矣。今有綠林盜。欲亂其黨。或甘言誘令叛乎已。或白刃迫脇令從亂。人徒誘於甘言。是懼而不察。其有白刃威制之術。一旦勢力見脇。膽悸神飛。翻然從之。可醜甚也。嗟嗟獨洞。悉祆教之害。而不覺其有窮兵力征之害。其亦脇乎白刃而甘心從賊之類也夫。

其十七

豐太閤壬辰之役。蹂躪朝鮮八道。摧明滔天之援師。

斬誠百萬級。使本邦威稜震乎殊俗。足稱曠古盛舉也。顧識者於是猶抱無涯之憾。何也。斯時百戰之餘。梟將林立。猛士如虎如熊。所擊莫不摧破。可以衡行寰宇。而海南瓜哇呂宋臺灣等國。未盡爲泰西所據。即據焉。土人叛服參半。虜守備又未嚴整。以吾君臣之英武將卒之虓鬪。果能詳晰時勢。譜海外動靜。更造船艦。多貯火器。亡論豐太閤不勞親赴。又不必煩前田利家上杉景勝等赫赫大諸侯。但令加藤嘉明藤堂高虎輩。督率舟師數萬。出渠不虞。可以無血刃遺鏃而取海南諸國。是扼亞細亞利未亞二大洲之

咽喉。而逆挫歐邏巴勃與之鋒也。若乃東察加之地。則爾時泰西未知東北盡境有此大國。又未來偵探之人。須命北州諸侯遣蝦夷人續續往綏懷其民。可以不勞寸兵而撫定。是搏亞細亞之背。而壓亞墨利加之胸也。進可以蠶食五大洲。退猶爲五大洲所讐伏。豈不偉歟。豈不盛歟。如之何。當日君臣英猷有餘。而智慮未周。決於外國事。茫如暗摸。然是以前後七載。勞兵無用之地。徒多喪壯士。疲困國力。而吾封域不加恢廣。又未至震疊於區宇。可慨也。今也業已失好機會。別無他策。當大設砲銃舟艦。嚴沿海備。以固守金甌。間或進經略泰西不爭之地耳。世有大志之士。乃欲盡取海南諸國及東察加以張國威。立論不爲不雄偉。然彼備禦今既周密。非可易易平殄。幸得平殄。彼失所有之國。烏敢怙然雌伏乎。必將捲土重來以爭之。予恐兵連怨結。永釀無窮之患。未見其可也。

其十八

東察加括亞細亞之盡境。而與亞墨利加隣接。據守此地。自然有威制八紘之勢。實東北之衝要。英雄必爭之區也。此地在本邦北陸。與蝦夷千島連。而距俄

羅斯新舊都遼焉數千萬里。本我屬夷耳。吾不晰地  
形。不知務遠畧。被彼先著鞭。百年前已奪東察加據  
之。吞噬抵宇留不。隱然有舐糠及米之漸。向使我邦  
蚤從事於北徼。則東察加可不費一鏃而下。得制人  
之勢而不肯爲。以馴致制於人之弱。洵可惜已。顧成  
事不說。既往不咎。今將奈之何。只當以百倍奮勵之  
心。用之于守邊。嚴備固砦堡。使敵無可乘耳。先是  
俄羅斯侵擾黑龍江北境。築城雅克薩。漸逼滿洲。清  
聖祖興師擊破之。立碑以表分界。黑龍江距北海尚  
遐。然近海地竺寒層冰不可棲。其通馬車商旅之地。

不過江北數百里。且爾時俄羅斯攘地始至此。未能  
有黑龍江東尺寸。聖祖英主威武方揚。所嚮無敵。俄  
羅斯有盜邊之罪。慙惶兼深。果使聖祖聲羅義罪。窮  
其兵力。畧地極北海而止。面面立界碑。以許俄羅斯  
和。則迤東極東察加。指麾而定矣。乃征討甫克。遽以  
和藏事。一媾之後。不可復加以干戈。北境孔道。縱其  
東西馳奔。而弗問。竟使虜兼并東北諸夷。其地包清  
東西界之外。噫亦危矣。本邦及清之於俄羅斯。胥垂  
經綸之宜。失可乘之機會。可勝歎惜哉。

其十九

泰西俗專以閔鬪吞噬爲務。世因以爲泰西教旨固自若此。然觀夫祆教之祖。嘗爲世俗說道。遵信者頗衆。旣而爲暴人所嫉。相與潛殺之。蓋亦一庸夫耳。彼之短智。七尺之軀。且不自保。豈有才畧足以經國。其吞併之術。又未必祆教之所導也。泰西之大肆吞噬。纔昉於三百載前。伊斯把尼亞波爾杜瓦爾二國之先。有英豪之主出。專務遠征。攻亞墨利加亞細亞洲。大蠶食其地。嗣後泰西諸國。咸倣倣之。加之祆西風土寒洩。人情沈毅。驚忍求力。酬其所志。已未克就。厥子厥孫。繼而成之。如攘地富國。實性之所酷好。於是

乎。吞併之舉。竟爲泰西風習。邇者遂盡奪四大洲之地。獨餘亞細亞洲。而此洲又已侵削其邊隅島嶼。赫乎有囊括四海之勢。洵可畏。然非本於祆祖之教也。吾孔聖之道。固亦有振威奮武之教。乃學焉者。或泥空理而闕於物情。或專攻藝文。而不閑於武。以致聖教所被之國。茶然不競。實末學之過也。泰西豁壑之欲。狼虎之心。常饑然思欲奪人國。固可惡。然吾不能効死力出奇謀。以挫其兇鋒。非夫也。尙何問其教之正與不正耶。但宣聖之道。藹然慈仁長厚。以謙已推人爲主。尙武之訓。自蘊乎其中。而不易窺測。本邦

中古有武道者。盛行乎世。可以振士氣。強民俗。異日有聰哲出類之士。出必主孔聖之道。而參以本邦武道。斯爲盡善之教。以施於修內攘外。洵爲大裨。不知予得存而睹此盛事乎否也。

其二十

本邦從少海寇。故立國以海寇爲所必無。而定之制者居多。如築城堡。往往瀕海爲之。樓堞之輪奐。壘壁之巍峩。截巖臨滄海而雄聳。用供觀美則可耳。迄目今敵專用巨炮大船之日。則祇爲彼質的。危不可言也。願王公定都。以漕運通利商旅輻湊爲緊要。明清

不居江左關中而都北京。國勢富強。俄羅斯去莫斯可烏而都伯多瑛蒲爾古。國勢益振。本邦諸侯亦多築都城於海濱。而開富庶之基者。故卜都當於近海之地。臨江之域。但不枕海而營焉。其可也。又本邦築城之制。敵樓譙門之屬過多。近代大煩諸火器盛行。則此等之設。反供焚燒之資。當痛革成法。別創渾堅完密之制。以防火攻。邇者有無名氏。著三銃用法論。辨此弊頗詳確。可以參看。願築城國之大典。當出於在上者之獨斷。非下人所得而議。且其爲費不貲。即天下之富。亦非可易易興工。但常存斯意。他日板築

之次。以漸改作。斯可不至於病國殃民矣。

其二十一

今日上自大吏。下至猥賤小臣。其於外國情形。類昧然不能辨識。此非必自安於黷陋。亦以朝廷嘗拒絕北夷。不與通。故宿習錮蔽至此也。惟其外國之地理政體。疆弱治忽。未嘗夢睹。是以亡論庸妄人發無稽之論。雖號爲今代杰俊者。其謀國謀師。動失其當。不或也已。文化丙寅丁卯。羅刹之寇北陸也。人情頗洶洶焉。有所識一士人。亦自洞曉物情。語人曰。吾聞俄羅斯來寇。以我絕互市。不肯予米也。其言云。吾不敢

過有干求。苟得以米二万苞見惠。則上從將軍。下洎大夫士。得以果腹。不然咸頽頽而死矣。聽者確信不疑。良堪一嘔。伊人以本邦律泰西。謂亦皆有大將軍。代帝者治國。視邦人專食米以活。謂外夷亦非此不哈。陋謬乃至此。耶律德光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明馬世奇論北虜曰。彼之情形。在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今邦人昧於虜情。殆如德光世奇所誦。欲區畫之無乖刺得乎。

其二十二

人之過惡。莫大於驕。士庶人驕則不保腰領。大夫驕

則喪位隕祿。天子諸侯驕則國家脆脆不寧。世未嘗有驕而不招禍者。而在有土之君。其害爲更烈。自矜己國之富庶昌熾。任情肆意。專圖娛適。自是己所爲不少悛改。不復思採他邦之長。於是乎奢傲日長而不能制。譬尤月積而不少悟。固其宜也。如李露墨是可。縣地數千里。帶甲百萬。稱爲疆大靡比。惟其自以爲他邦莫能逮。縱恣怠佚。不復以政化武備爲意。竟爲泰西所吞滅。覆轍可懼也。支那亦爲宇內最大之邦。然其驕矜實是大疵。觀於其痛斥外國。不齒爲人。評本邦政俗。極其矯誣。而灼然矣。本邦風習之謔。方

万度。越支那。惟中古以還。與支那交通。故驕之一失。未免少爲所汙染。不可不痛悛也。

其二十三

今之張主蘭學者。專推崇泰西國勢之強。兵鋒之勇。銳。戰艦火器之精巧。而務卑視己邦。以爲迥在下風。則世之兵家者流。又謂。唉之曰。軍之勝敗。全決乎氣。我嚴吾武備。毅然自守以待敵。方可望其勝。今徒慕虜之長。令人心胸然退縮。未戰而敗兆現矣。之二者。胥有所見。而鈞流於偏焉。夫蘭學者。不思鼓邦俗勇奮之風。以圖自強。而徒侈言泰西之盛。以挫屈士氣。

固爲失策。若乃兵家者流。絕不諳外國情形。欲直以威武擊伏之。必多逆施。倒行以償事者。皆未得謀國之宜也。必也洞敵之長。察敵之短。知悉敵之狡謀。嚴我防備。無少滲漏。上下一志。不萌絲髮屈怯之心。則庶乎其可。

其二十四

寬永中長崎縣令末次平藏所遣商船。爲喇蘭所侮。辱悉掠其貨。平藏憤甚。募濱田彌兵衛兄弟往臺灣。賜恭順勳。喇蘭頭目。驟發不意。以白刃劫之。殺傷其從卒。質其愛子而飯。伊須把尼亞等殺本邦海賈。搶

奪資財。大猷大君聞之震怒。潛命島原侯往討。于時關西諸侯大發舟師。圍虜船。就中島原侯冒死力攻。從卒數百。爲敵大煩所打。血肉糞粉舞空中而不少。備勇威益厲。遂屠其船。爾時士風猛於虎豹。即斯二舉。洸洸烈烈。足以暢皇家之威。而寒夷賊之心。膽此所謂折衝乎樽俎者。良可欽尚也。今更造船艦。講肄水戰。固爲至要務。而振作士氣。使返寬永而前之勇。驚又爲之基本。不可忽也。

其二十五

今瀕海之地。有西船揚颿而過。則遽爾惶擾。發兵警



海防原論上  
備。隣近諸侯。急出援師。以奔赴。未及接鋒鏑。而卒徒之勞。餽運之費。國已不堪其困矣。夫沿海兵備極單弱。海寇奄至。其詭詭兇懼也宜。然忽忙遣軍餽糧。既不及事。而先自疲憊。計之綦拙者也。兵之爲物。無定形。聚散勝敗。決於俄頃。勢阻地不便。則咫尺不能相救。矧近者數里。遠者十里。或數十里乎。故自古良將務勞敵之佚者。使之困于奔命。龐涓解邯鄲之圍。疾馳從齊師。大爲孫臏所敗。曹操乘平荊州之威。星夜奔驚。南攻江東。遂致烏林之岨。皆犯此失也。今當修整海防。盛設火器利兵。以警不虞。武備周匝之後。自當靜以待敵。應變制宜。列侯及守土之吏。各慎守統轄之地。不必虜至而駭遽奔命。万一聞虜圍堡寨之報。當電赴薙獮。務要不使國至于疲耗。此禦狄之要道也。

其二十六

室町之將季。薄海雲擾。殺人如亂麻。世絕不知名教倫理之爲重。故永祿中一向宗之亂。灼灼三河巨室名閥。甘心去君而從賊。可慨也。後來寬永年間。干戈雖戢。而大道未甚明。故愚氓猶翕然遵信邪教。遂馴致島原之亂。今日士氣較之寬永前。寬爾不逮。而其

忠君報國之忱。不但僭徒之。今日藉令一向之徒。甘言重賄。百方誑誘。數千萬麾下士。吾保其必無一人幡然從賊者。即祇教輩巧於惑人。施於今日之民。則知其必阻闕不得行也。近代泰西吞噬隣邦。大都以兵。不以教。蓋國俗之極蠢愚者。已爲彼所并。其存者智思闕。兵備嚴。非可以異教熒惑而取也。然則今日欲防泰西之患。其緩急後先之序。亦可以一覽而瞭如矣。

其二十七

吾觀本邦立政之體。百餘年來。儀節條例。類多繁密。

百司群吏。如斯之夥。而役役於期會賬簿。智思困。精神憊。無復餘力經紀他事。可歎。此不獨升平悠久之釀弊。別自有所由兆焉。本邦自古絕不接外夷。天正慶長之際。嘗稍交通。無幾痛禁絕。至有鎖國之稱。是以政法禮文。大率自局於我一國。不能慮及遠。如撫遐方。馭諸夷之事。概拋之度外。固其宜也。今也外寇之防禦。邇在目前。務莫急乎此。智士思運其籌。勇夫圖效其力。上之人當痛祛縛文。無所牽制。使智勇之士。得各逞其所長焉。夫治國尚易簡。法網之煩。儀文之密。本非哲王所取。然絕無外懼。猶可以因循度年。

如今日有禦寇大事。則不得不力滌除也。

二十八

當今日度支告匱之時。而忽唱造大艦巨炮之說。固吏司之所園視而駭也。雖然以天下之綦大。而財用常苦難繼。此必有所由而非偶爾也。軍國之費出。過多無節歟。後宮之奉。或踰越古制歟。海內財貨。偏萃於商賈僧徒歟。物價任其騰踊。而莫之抑歟。上下衣被。食飲室屋之制。流於侈麗歟。凡此數事有一。皆足以傷財虐民。而有司掌利權者。昧量入爲出之道。實爲病根。是國家之匱於財。實區畫失宜之所致也。襲

今之陋習。無革今之弊。借令不造大艦巨炮。而累數十年。財之乏匱。滋甚耳。夫大艦巨銃。今日至要之器。非此不可以捍國。以天下之力。而窘於乏財。不能造國家必需之器。殆所謂國非其國者也。今處樞要者。苦於艦銃之費。國力不供。穆乎深思。愾然發憤。知國家浪費不省。不可以自強。又不可以具海防之器。省軍國之費。減節後宮用度。禁商賈僧徒大貯金。過百物之價踊貴者。衣食屋宅。皆有常制。使上下咸不失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之意。則綱維肅整。百度悉舉。國何憂不富。其於改制艦銃。何難之有。是一轉念之際。

而內修之本。外攘之備。衆然並舉。可不易哉。昔周宣承汾王走亡之餘。又遭亢旱之禍。黎民靡孑遺。衛文立於狄人采入懿公敗死之後。國力困乏。兵車纔三十乘。而二君厲志圖治。痛剔蠹弊。竟致治效彰灼。儲畜有餘。近代諸侯國計乏絕。加以水旱相仍。極難於措畫。而奮然釐正。無幾資儲衍裕。庶政丕新者匪一。顧人主勵精如何耳。天下寧有不可爲之時耶。今大國之君。與幕府連姻者多。患貧。詢諸有司。則曰。公主費用。國難可供。夫公主服飾贈遺。其費固不爲尠。然一歲所需。類不過散萬餘金。以堂堂雄藩。而僅僅萬餘金。奚至於病國乎。彼苟不能祛積弊。雖不與幕府結婚。而烏免乎貧。若其痛加綜理整頓。國可以立富。何憂一公主之難供給。此亦改造大炮巨艦之類也。故併論之。

其二十九

俄羅斯獲本邦人。往往愛育寵待。予之妻。賚之金帛。使樂而忘販。時時就問本邦政化風尚。故於本邦事綦詳。邦人則偶獲俄羅斯人。視如贅疣。然惟恐不得亟遣還其國。是以彼之情形。無自而悉也。邦人所以至此者。其故有二。恐異教之徒煽惑愚氓也。恐飲嗜

供奉之費頗不訾也。夫治天下者。於緊切不容己之事。固不當憚其多費而不爲。既不得全利。當擇其利多害少者而行之。禁遏異教。本邦人之所長。縱畜一二俄羅斯人。可保其不能蔓延。一二俄羅斯人之養。爲費幾何。治天下。寧可厭此等小費而致其乏國事乎。果欲洞察俄羅斯動靜。策莫良乎此。嚮者奈佐某以計生禽俄羅斯卒八人。洵爲奇勳。未幾而送還。可惜。後來若有虜獲。當懇懇勤郵。賜米粟金帛室屋。又妻以有罪婦女。令之樂而安于茲土。然後使之詳說俄羅斯風習地理。又使蝦夷明告俄羅斯。以留而愛

撫。未始行戮。實俊偉正大之舉。而其於海防。必多所裨補也。

### 其三十

整飭海防以制外寇之道。有本有末。本不舉則末不張。末者上所論改造船銃習肄水戰之屬是也。本者何也。上以仁明建極。下以敬忠盡職。播孝弟之訓。以美民風。崇勇鷙之俗。以振士氣。省後宮之費。沙汰不急之官。以饒國用。輕四時之貢獻。減築宮浚河之資。助以蘇息諸侯之類是也。方今上有明辟。下多碩輔。良臣所謂本者咸其所洞知而見於行。何煩吾儕嘖

噴。但隆平二百餘祀。人情有萎靡之失。法紀不無廢  
墜之弊。不可不審察也。

海防臆測上終

183  
2  
194

183

194

